

春潮·新声——滁州新生代作家作品选③

五五开(节选)

围棋：我和AI



张文字简介

张文字,笔名一剑刺刺刺,1998年生,滁州全椒人,起点中文网1v5长约作者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全椒县作家协会理事。2023年以围棋为题材创作小说《围棋:我和AI五五开》,上架即受热捧,作品章节均订17000,订阅破700万次,登顶起点中文网单日畅销榜第一名,达成起点小说网近二十年来围棋小说最好成绩,作品获得有声版改编;2024年11月19日,该作品入围由中国网络作家村牵头举办的首届新时代网络文学“白马奖”终评名单,另两本同题材小说均获精品成绩。

窄床



朱炳南简介

朱炳南,1992年出生,滁州市作协会员,第十三、十四届安徽省中青年作家研修班学员,小说散见《小说月报·原创版》《醉翁亭文艺》《明光文学》。

第三十八手,白棋,断。
“喂。”
看到这一手,围观的学生顿时瞪大了眼:“出勾子了?要是肖笑打完之后粘住,角地白棋不全死光了?”
如果自己是黑棋的话,直接就把白棋给吃光了啊。
作为老师的玉生琴听到这话忍不住在旁边叹了口气,说话的人完美地避开了正确答案。
而肖笑自然也能看出这个骗自己上当的第一手段。
不,如果只单纯吃住这个角地的话,看起来角地的白棋全死,但是应杰的白棋上下两块地方都得了便宜。
对方想弃子争先,自己肯定不能接受这个局面。
长出,反击。
没有上当吗?
应杰看着长出来的肖笑,本来想骗一下的,没骗到,但要是一般的棋手,估计很难抵抗吃完角地三十目的诱惑吧。
毕竟实地的诱惑太大。
不愧是所有人都称赞有职业实力的肖笑,面对巨大的诱惑依旧能不为所动。
那自己只能局部做活,看中盘谁更厉害了。这也是应杰来到道场的原因。
作为穿越者,应杰的思维和开局靠着后世无数冠军总结的AI招法,无疑是超越这个时代。
但是中盘能力,应杰在前世的时候也只是个接近职业的冲段少年,就算到现在中盘能力也略显不足,只能说是准职业水平。
只有和自己相同水平的人不断较量磨合,加上AI复盘的选点给自己的启发,才能提高自己的中盘水平。
实战中,两个人下得都十分激进,一旦对方露出破绽,双方都非常敏锐地进攻对方。
在时间的滴答声中,双方很快都用完了自己的保留用时,进入了读秒阶段。
读秒是无数棋友心中的追命魔鬼,在自己思考的时候,钟表发出的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的声音,让你感觉时间在后面追着你一般。
而肖笑似乎早就已经习惯了读秒,在读秒阶段依旧滴水不漏,招招强硬。
面对肖笑强硬的断。

应杰在选择上开始思考起来,打完之后爬过忍耐吗?
局面看起来很接近,读秒基本上也没有时间可以数清楚目,如果自己忍耐的话,说不定亏的那几目就会是本局的败招。
那就强硬一点!
顶!
真是狠啊!
玉生琴看着两个人的下法,简直就是招招见血,这样的战斗就算放在世界大赛上,也是极为出彩的。更不要说两个还没有定段的少年了。
看着应杰强硬的一手,再配合对方自信而又胸有成竹的表情,肖笑忍不住思考了起来。
之前看的时候,是感觉自己这块没问题的,但是对方的下法是不是有自己没有看出来的变化?
联想到应杰之前棋谱上那些天马行空的下法,肖笑心里不由得怦了一下。
局面尚不明朗,就先不要在此处和对方硬拼了。
想到这里,肖笑还是选择长的一个,和应杰交换。
看着获得的先手便宜,肖笑忍不住笑了笑,虽然稍微有点劣势,但这个棋还可以下。
而不知道什么时候,肖笑的老师沈逸朗也出现在了围观的人群当中,看到选择退让的肖笑,忍不住摇了摇头。
肖笑毫无疑问拥有围棋职业级的棋力,甚至比大部分刚定段的棋手都要强。
可是心态却明显有问题,明明有时候能算出来,却害怕自己有算不出来的东西,总是会选择退让。尤其是面对比自己强的选手时,肖笑的棋总会处处受限。
狭路相逢勇者胜,一步退让,处处受限,缺了这一块心气,如何勇攀高峰?沈逸朗忍不住摇了摇头,肖笑已经错过了本局的胜机,后续官子应杰出错的可能性太小,肖笑很难再把局面扳回来了。
也正和沈逸朗想的一样,后续的官子阶段两个人都没有再出什么问题。
两个人收完官子之前,肖笑就已经数清楚了所有目数。
“我输了。”
“承让。”
应杰也稍微喘了一口气,这可以说是自己近期除了和黄河九段外下得最惊心动魄的一局了。
要是有什么测心率的机器,应杰心跳估计已经140以上了。

肖笑中盘的攻杀能力极强,自己好几次感觉都被对方逼到了险境,但是在关键的时候,对方退让了一下。
现在回想起来这块如果对方强硬一点,选择打劫的话,劫争对自己来说很重,说不定这盘棋的输赢就不一样了。
“肖笑,你来看一下我的办公室。应杰,就麻烦你记一下谱了,你们两个晚上有时间再复盘吧。”
肖笑听到这话吓了一跳,自己这盘棋下得太专心了,光顾着看棋盘,连老师沈逸朗什么时候出现在身后,都没有发现。而且还点名要自己到办公室去。
肖笑听到这话马上起身:“好的,老师。我马上就过去。”
看着转身离开的沈逸朗九段,肖笑有些忐忑地跟在后面,一边走一边回想自己刚才的棋局,虽然输了,但是表现得应该不差才对。甚至可以说,这是自己近期下得最好的一盘棋,因为对手跟自己实力相近而得以充分发挥。但从质量上来说,虽然中盘两个人都没有算清楚的地方,但这盘棋放在职业比赛场也不算差的。那为啥老师还一脸严肃?
抱着一肚子的疑惑,肖笑跟着沈逸朗九段离开了教室。

笑稍微沉默了一会,然后低着头说了起来。
“我算了一下,后续这块的劫争可能是我比较轻松。可是,应杰毫不犹豫顶了上来,我感觉对方是不是有一些后续我没有计算到的手段,所以我稍微退了一步。不过交换之后,我还是先手便宜了。”
沈逸朗摇了摇头,拿扇子指着应杰这一手顶问道:“你觉得这一手是什么样的?”
“下得很冒险,现在看来,可以说出勾子了,但是我没有抓住这个机会。”肖笑看着这个局部,略微有些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有积极应对,否则这盘棋可能就是自己赢了。
沈逸朗听到这话忍不住叹了一口气:“你觉得陆力、光胤他们几个取得世界冠军的超一流棋手,和雷澜、云东流九段这些一流棋手之间的差距是什么?”
“棋力差距?”肖笑有些试探性地回了一句。
听到这个答案,沈逸朗摇了摇头。
但凡能升到九段的,虽然确实有棋力之间的差距,但是这种差距并不大,不然彼此之间也不会是互有胜负的。但是超一流棋手却总是能压住一流棋手,尤其是在世界大赛上。
“答案就在这一手上。”沈逸朗指着应杰的这一手棋,语重心长地说道。
这一手顶?肖笑有些疑惑,刚才不是已经讨论过了吗?这手明显是有问题,是个勺子啊。
“应杰在感觉到自己算不清楚的情况下,敢于积极的应对,下出最强硬的一手。这是一种自信,一种对自己棋的自信,他相信自己的棋,认为自己一定会赢。而你,明明算清楚了变化,却因为对方的自信而胆怯退让,反而过失了胜机。应杰的棋力如果去掉那些奇思妙想,未必会比你强多少,但是我敢肯定,你在比赛上遇到他绝对是凶多吉少。围棋不只是棋力高低,棋运、状态、心理、气势都是影响对局的因素。如果你对你的棋都没有信心了,如果你已经被对方的气势所震慑,你拿什么去赢对方?”
听到这话,肖笑坐在沙发上愣在了原地,不知道在想什么。
而沈逸朗直接站了起来:“你好好想一想吧。这手棋就是一流高手跟超一流高手之间的差距,如果你的棋一直是这个样子的话,就算你后续成为职业选手,一辈子也拿不了世界冠军,就和现在的我一样。”
沈逸朗说到这里,抬头看向了天花板,到自己明白这一点的时候,自己的巅峰期已经过去了,彻底失去了希望。他不想弟子和自己一样,重蹈覆辙。

从亲婆喜欢的武侠剧到火爆的琼瑶剧,再到我每天要追的动画片。天冷了也在床上吃饭,那时候没有懒人桌,我又不喜欢将菜放在饭上,公公总免不了要来回地跑,却也乐此不疲。
后来上了小学,亲婆身体不好,几乎不出门了,说话都仅用气声,吃饭也用了专用碗筷——后来得知是肝不好。几度游说,我终于答应夜晚独眠,但午睡依旧要和亲婆一起。当时得到一张娘娘(姑妈)做姑娘时睡的蓝色铁制单人床,铺上新做的天蓝色卡通图案四件套,着实凄冷。于当时的我而言,单人床也算不得窄。床板是由许多拉伸的弹簧交织而成,软倒是软的,缺点也很明显:晒在上面一翻身,便会听见仿佛藏在床底的魔鬼开始磨牙,声音透过垫被、床单,由毛孔浸入,震得每一根神经都一同发酸起来。
不日便去求亲婆的床来睡,不得,再求,不得,再求。
那是一张藤黄色的棕绑床,是当初公公与亲婆从老家运来的婚床。更大,更软,且“磨牙”。夏天仅铺一张凉席,透气又不失柔软。到手后,我喜欢把它当成蹦床,棕线与席子会随着跳跃发出竹筛的声响,我绷紧身体,仅脚踩用力,像一颗努力不被筛出去的顽石。亲婆总会闻声跑进来道:“勤跳!勤跳!当心落下来!”大抵是因为我总是阳奉阴违,公公修床的频率变高了。趁天气好的时候,公公在院子里有腔有调地喊:“修棕梆哇?阿有瓦额棕绑修哇?”(修棕梆吗?有没有坏的棕绑修啊?)亲婆倚在门上,浸着阳光喊喊地笑。
后来亲婆病重,身体每况愈下,最后的时间全是在病床上度过。以前的亲婆像是干瘪的葡萄干,病床上的她,更像是泡发了的葡萄干。我猜,可能是因为吊水太多,水

分过剩。最后整个脸都发黄浮肿,像是一个膨胀的黄气球,肚子里也有腹水,一样是胀。再膨胀下去,就要显得病床尺寸不合理了。不过病人大抵是不需要太大的床的,因为没有心力去享受。被迫等死的人,向来不会在乎太多,死后更不会介意缩进四方的小盒子里去。人都是这样,不管情愿与否,接受的越多,介意的越少。亲婆火化时,我亲眼看着火葬场的人将亲婆的骨头倒出来,压碎,装盒,那是亲婆最后的声音。
亲婆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总是在土葬与水葬之间两难。我不想死后被挤在小方盒里,再封进稍大一些的混凝土隔间,之后每隔一段时间被亲友烟熏火燎,持续数十年。但这也并非一无是处,如果可以待在亲婆旁边安睡的话,挤一些倒也不算什么。
我父亲应该也如我这般纠结过。但至少他在死前做好了选择:用掌心大的小陶瓷罐分装一部分骨灰,放进亲婆墓穴的隔间,其余的撒进淮河里。我父亲是个聪明人,当我依旧在两难的时候,他已经做到了两全。父亲也是因为肝病走的,和亲婆一样,躺在病床上,慢慢地发黄发胀,眼白都是黄的。
人往往会在结婚时拥有最合心意的床,我也不例外。结婚之前挑选了很合心意的大床,配了不错的床垫,在床垫上又加了很软的乳胶垫,四件套的质量也都非常好。然而,后来我才发现,我与妻子之间有一项难以磨合的矛盾:睡得不合。
她定是“睡梦罗汉拳”的嫡传弟子。一旦睡着,她的力量便要觉醒。一个翻身,接一个踢腿,被窝形神俱灭。每每醒来谈及她的睡相或梦话,她总是很吃惊,接着开始怀疑是我的臆想。
冬天里她撑起的腿将被窝支成一项漏

风的帐篷,以至于时常被冻醒的我不得不买来“儿童防登被神器”,可效果甚微,后来只得用另一条薄些的被子,在床尾的地方,垫一半盖一半,可每天又总要重新整理床铺。结果每晚我总要靠著潜意识,在梦中分神与她对抗,拼命捍卫我这一侧的被褥,她则在一旁大开大合。因而,我的床面面积越发紧张。早上醒来,被褥总是半身不遂,用手一摸,她那一侧的被子总免不了要与被套皮肉分离。真是“娇妻恶卧路里裂”。
几年后儿子出生了。可天不垂怜,儿子成了“睡梦罗汉拳”的下一代传人。我因写作,不免晚睡,每每推开卧室的门,床上的两人总会摆成“人”字形,或“丁”字形。总之,全是摆着一副赌气不想让我上床的架势。我也只得蹑手蹑脚地整理出一小块区域,安睡下来,时间久了,也就习惯了。
前几日妻子告诉我,她半夜醒来,看见我缩在床边,护着自己的被子,仅仅占了不到火车卧铺的宽度,倒也睡得安稳。我只得打趣道:“只当你母子二人会武功?殊不知我也是古墓派传人。得亏你嫁给我,换了人,只怕每天起床三个人都要青头紫脸,有的甚至要跌下床去。”
人总是会以各种形式向生活妥协。大多数人最后都会睡在病房的单人床上,死后缩进四四方方的盒子里,定格在四四方方的相框中。人的影子总是躺着的,前人死后睡在我们的影子里,等到我们死去的时候再一同睡进后人的影子里,每次换床,床便要窄一分,直到遗忘。
我决定,等我死后,不发讣告,不办葬礼。我只要放一小节手骨在亲婆的骨灰盒里——手拉手,心连心——其他的,全都撒掉。当然,这些都是后话,而现在,我要先给儿子买一张双人棕绑床。